

如果把宋高宗换成李世民，结果会不同吗？

靖康之变，不该成为靖康之变。

它本该只是一次土木堡。

北宋不缺李纲这样的臣子，更不缺将领，宗泽，岳飞，种师道……北宋的名臣堪称磅礴，北宋的兵力并不匮乏，北宋的民心可堪一用。

可汴梁偏偏陷落了。

山河破碎，帝王牵羊，千里江山易手。

北宋缺名君，北宋在最需要名君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个艺术家。

那就换一位名君。

让名臣坦荡，让将士安然，让大散关的秋风，奔腾在应该奔腾的地方。

（一）

今天的康王殿下和往常似乎有点不一样。

殿下对着童贯的行军路线考量许久，给出两字评价——菜鸟。

翠凤楼的酒宴。

童贯感觉非常不好，本来这次出征高高兴兴，结果康王突然跑过来说了一串问题，好像……还都挺对的。

童贯面子有些挂不住，梗着脖子说：若是殿下雄才大略，不如亲至西夏？

没想到康王眼睛一下就亮了，当场和童贯三击掌，抢到了西征主帅的位置。

直到宴会结束童贯还没想清楚发生了什么。

说是打西夏，康王殿下却先到了青塘。

「青谊结鬼章，想不想做安西都护？」

「谨受命，不敢违。」

六月，康王入灵武，八月，西夏国除。

西军帐内，康王喃喃自语。

这就是藏卫三地啊，药师，知节，平阳，叔宝，你们当年没能上去，我替你们去看看。

十月，康王入昌都，吐蕃诸部来降，昌都会盟，开疆六千里，时有小唐宗之称。

消息传回，举国哗然，欢呼者有之痛斥者有之，是夜，十二御史连奏康王擅起边衅，太常少卿李纲闻言大怒，扔掉笏板，把为首的御史按在地上，当庭暴揍。

李纲打人很不讲究，巴掌拳头窝心脚，双龙出海猴子偷桃，只看得保静军节度使种师道倒吸一口凉气，太宰蔡京情不自禁捂住下体。

李少卿打起人来完全不像一个进士，迅速，敏捷，暴力，十招之内，便打的御史黄安不能人道，待到阶下卫士拉开两人，旁观的武将刘光世一度有了拜师学艺的心思。

徽宗哭笑不得，只得将黄安送去救治，至于黄安和李纲的恩怨，要两人私下解决。

退朝之后，徽宗连写一十七个构字，却不是他最擅长的瘦金体，看着纸上或大或小形态各异的字体，突然打翻砚台，喃喃自语。

「这真是我亲儿子？」

正在回军途中的康王也很迷茫，区区一座兴庆府，之前的宋军究竟是怎么输的？

西军比我的玄甲军是差了一点，但也不算弱啊，最后他决定寻求当事人的意见。

「李仁孝，有个问题想讨教一下。」

「殿下请说。」

「从你们西夏角度看，童贯是不是很弱？」

「殿下，我觉得你在黑我……」

一旁的青怡结鬼章想起康王三箭射死李乾顺的强悍武力，决定不说话。

抵达开封城下，果然无人相迎。

康王叹了口气，赵桓也太小家子气了，这就威胁到了你的太子位？

比建成差多了啊。

建成我想你了。

（二）

康王殿下最近很烦，只是去国子监转了一圈，身后便多了一个跟屁虫，甩都甩不掉。

「殿下你能给我讲讲西征的故事吗？」

「殿下你觉得我朝什么时候能收复燕云啊？」

「殿下你看我新写的这篇文章怎么样？」

「殿下，我觉得当下奸臣当道。」

「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殿下！」

康王努力的回忆眼前这货从哪来的，好像是……太学学正吧？

这孩子这么多年不升职果然是有原因的。

「你到底想干嘛？」康王有点受不了这家伙。

「我想进康王府！」年轻人眼里闪烁着星星。

「行，做太监还是宫女，选一个吧。」

「不能是……别的吗？」

「太学不好吗？」

「小臣进士出身，遍揽百家精要，却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道理。

大宋拥兵三百万，为何拿不到一个幽云？

雍熙年丧师，景德年丧师，咸平年再丧师！

遇契丹败，遇大理败，遇西夏连年皆败！

大宋开国百年，兵越来越多，胜仗却越来越少，小臣想不清楚为什么。

直到遇到殿下，小臣才知道，原来我大宋是可以胜的。」

年轻人猛然下拜。

「夫皇天难亲，惟才是辅，生民有欲，无主乃乱。兹欲兴适致治，必当革故鼎新！殿下既怀范公之心，当效太宗之志。复幽云，征塞北，开阡陌，治万民！使我大宋，再复陈汤之胜！」

年轻人抬起头，一字一顿。

「我想看到，大宋君临北庭的那一天。」

康王坐直身体，第一次认真审视眼前的年轻人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政和五年进士，江宁秦会之！」

（三）

下朝之后，李纲有些心神不宁，便打发老仆先行回家，自己去相国寺附近的自家小院逛逛。

刚打开锁，门就从里面开了，在晕过去之前，李纲看到上百条腌牛腿从门里压了过来。

门房用了半个时辰才把自家老爷从牛肉堆里挖出来。

在李纲换掉弥漫着牛肉味的朝服后，门房讪笑着告诉他，牛肉是康王送的，西夏最好的小牛肉，有点多，院子装不下，康王的手下就稍微的在院子里挤了一下。

李纲看着飞出去的半扇门，觉得这绝不是挤了一下。

第二天，朝会草草结束，只因为李纲身上的牛肉味太勾引食欲了。

上朝没一会，从官家到廷卫都开始咽口水，官家一饿之下宣布下朝，大家集体回去吃饭。

（四）

开封最大的玩古铺子里，几位掌柜聚在一起，深情严肃。

他们要一起判定一副字帖的真假。

一副八尺长卷，品相完美，甚至和新的一样。据称是唐贞观朝太宗皇帝的亲笔，开价八百贯。

最终，最有经验的老掌柜一锤定音。

「这字，确实是贞观朝太宗皇帝的字，给他八百贯，我们买下。」

字帖的原主人目瞪口呆。

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幅字帖的来历。

他还记得，那是一个晴天的早上。他因为杀敌有功被康王殿下下接见，殿下问他想要什么，他就很老实地说他很缺钱。

然后康王就找了一卷旧宣纸，用了半个时辰写完这个，让他到开封去卖，开价八百贯。

康王还告诉他，卖出去后，来王府，王爷请他吃饭。

看着正在和食物战斗的属下，康王手里拿着一幅新写的字帖，志得意满。

「朕的字还如往前一样霸气。」

（五）

徽宗寿宴，集英殿堆满了礼品，群臣觥筹交错，却唯独不见康王。

没见到这位九弟，太子赵桓心中疑惑之余，也有窃喜。

寿宴不至，为大不敬。

宴至中段，祝寿即将开始，集英殿依然不见康王的影子，太子脸上开始露出笑容。

李纲皱起眉头，秦会之满脸焦急。

正当此时，康王晃晃悠悠走了进来，端起太子案上的酒壶，一屁股挤开童贯，自斟自饮。

赵桓咬牙切齿，种师道神情自若，蔡京满脸疑惑，童贯哭笑不得。

赵桓挤出笑脸，幽幽道：「今日父皇寿宴，皇弟两手空空，怕不是忘了什么。」

「韩良臣啊，他替我准备寿礼。」

康王已经半醉，面色酡红，完全不理太子，只是自顾自说话。

「不知什么寿礼架子这么大，日子到了也不肯上席，难不成是一座山？」赵桓面露讥诮。

康王缓缓起身，神情自若，笑容醉人。

「一座山，哪够啊。」

「我定武军八千铁甲，一路南下，所向披靡。安南六千里疆土，尽归我大宋版图。」

赵桓摔回位置。

集英殿内，无数酒杯摔碎的清脆响声。

「敢问太子，我这寿礼，如何？」

（六）

李仁孝浑身浴血，面前，辽兵尸体遍地。

虽然从西夏太子变成了夏州节度使，但他即将完成一个党项人从未完成的伟业——打进析津府。

宋人称之为幽州。

北方的女真人在白山黑水间迅速崛起，撕碎了契丹北方防线，也让大宋看到了收回幽云十六州的希望。宣和二年，宋金海上之盟敲定，宋军以康王为主帅，童贯监军，领六万大军北上，李仁孝正是先锋。

李仁孝跨进帅帐，忽然发现里面静得可怕。宗泽表情压抑，青怡结鬼章满脸怒容，童贯不说话，康王静静望着天空。

桌上散落着十二道金牌。

地上，扔了一地圣旨。

「殿下，明天我就能打进幽州。」李仁孝不明所以，但依然开始汇报军情。

话刚说到一半，韩世忠拉住李仁孝，捡起一张圣旨递给他。

上面写着：兹令火速归京。

李仁孝怔住。

「殿下！我们……」

「通知全军休整，明天我们回师。」

「殿下你说什么？」李仁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我说，回师吧。」

康王声音很轻，可在听者耳中，不亚于晴天霹雳。

「殿下！」

「李将军，不回去的话，打下幽州，你们也拿不到功勋。」童贯幽幽地说。

「殿下！让我冲一次，就让我冲一次，我们离析津府……只有三十里了啊。」

李仁孝痛苦地把头砸在地上。

宗泽，韩世忠，刘延庆齐齐单膝跪地，整座大营静得可怕。

童贯深沉地呼吸，仿佛要把整座大营的空气都吸进肺里。

「老臣没看见什么金牌，也没看见什么信使。」

童贯下定了决心。

「王爷，打吧。」

「王爷，打吧！」李仁孝带着哭腔。

「王爷，打吧！」韩世忠和宗泽齐齐大吼。

「王爷，打吧！」六万大军，声音冲破云霄。

康王的声音仿佛从天边飘来。

「童贯，你清楚，我也清楚，如果不班师，京城里那些人会干什么。定武军会降为厢军，铁鹞子和青塘骑会被拆解，宗泽和

韩良臣再也别想领兵。我是主帅，一切我回去扛，但不能拖累将士。」

康王张弓对日，鸿雁应声而落。

「一年之内，我们会回来。」

（七）

康王回师不急不缓，太子东宫心急如焚。

十二道金牌意味着一件事，太子党准备击垮康王，为此不惜向金人割地，为此不惜放弃追逐百年的燕云十六州。

谁都知道，太子背后站着陛下。

文德殿内，徽宗和太子沉默对坐。

「桓儿，这天下本是你的，但若是你拿不住，朕也可以给别人。」

赵桓明白，若是康王真的起兵，父皇会立刻剥夺自己的太子位。

「孩儿明白了。」太子走出文德殿，出皇宫去见一个人。

太宰蔡京。

「老九带兵回来了，当初我听你的，请父皇召回了西军，现在他在东京百里之外按兵不动，你说怎么办吧。」

「您不会不知道刘家如何夺了石家的天下，您不会不知道柴家如何夺了刘家的天下，您更不会不知道，大宋的天下是从哪来的……」

「他敢造反！」赵桓一怒之下，大力拍向书案，随后眉毛不自然地抽动，缓慢地把手缩进袖笼。

「敢问殿下，京畿路诸军，比之耶律氏如何？」

「远远不如。」

「敢问殿下，耶律氏诸军，比之康王如何？」

赵桓突然听懂了蔡京的意思。

「再来一次陈桥兵变？不可能！我大宋养士百年，若有叛乱，定当奋勇争先！」赵桓怒不可遏。

蔡京第一次对自己押注太子产生了怀疑，但依然耐心解释。

「殿下，康王同为陛下所出，康王坐了天下，大宋就不是大宋了吗？既然大宋还是大宋，殿下以为，士子会作何反应？」

赵桓并不在意士子的反应，但他猛然意识到，康王已经掌握了无比庞大的力量。

夏州李仁孝是他的人，青塘董毡是他的人，府州折家是他的的人，麟州杨家是他的人，青涧种家是他的人，安南道是他的人，西军众将全是他的的人。

赵桓汗水涔涔而下，一把抓住蔡京的袖子。「那你说怎么办？」

「太祖灭蜀时，玉斧分疆，曾言大渡河外，非吾大宋所有。」蔡京字句斟酌。

「你是说？」赵桓愣住，而后一句一顿，表情狰狞。

「安南不是康王打下来的吗？给他！」

吐蕃不是康王打下来的吗？给他！」

夏州不是康王打下来的吗？给他！」

他不是想开府吗？给他！」

四百军州之外，孤许他一个世袭罔替！」

与此同时，西军帐内。

康王对着满桌书信，露出了讥讽的笑容。

（八）

邕州，烟峰寺。

老住持感觉非常不好。

作为围棋大家，他曾和无数清流名士谈笑风生，接待过微服私访的知州，也赢过棋风诡谲的道士，无论对方身份，心态始终

平稳。

起码今天之前还是这样。

对面的年轻人顶着黑眼圈，塌着肩膀，困得都快趴在棋盘上了，偏偏棋力极强，老住持已经连输 7 盘，没有一盘撑过中局。

对面已经开始闭着眼睛下棋了。

老住持不忍心看自己的棋盘。

但年轻人只是棋力恐怖，他的同伴才真正让住持心塞。

在住持第七次被屠掉大龙后，年轻人的同伴以无可挑剔的礼仪向住持表达了最诚挚的歉意，然后送了住持一把梳子。

住持摸着自己的光头，开始想念自己落在少林寺的熟铜棍。

所幸寺中又来了一位香客，住持赶紧请到座上，换下即将开始输第十一盘的自己。

刚要离开，就听到香客问：「十万大军能打下大理吗？」

住持脚下一个趔趄。

年轻人的回答更加惊人：「韩良臣来大概需要 8 万，我来需要 5 万，至于我旁边坐着这位，我也不太清楚。」

住持快要疯了。

香客起身，对着年轻人拜下。

「大宋云南节度使、大理王段正严，见过康王。」

住持愣住，随即被年轻人口中的茶水喷了一身。

年轻人一边咳嗽一边伸手指向同伴，问道：「我是康王，那他是谁？」

住持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，这群人恐怕是佛祖派来考验自己的。

同伴想了好一会，答道：「康王给你不合适。不过，鹏举你将来打到北庭的时候，可以自己挑一个。」

（注：大理王段正严，字和誉，《天龙八部》中段誉的原型。）

（九）

在大理，乌蛮高氏才是真正的统治者，而段氏只是高氏手中傀儡，生死操诸人手，毫无选择的权利。

段正严不想这样，所以他前往烟峰寺，为段氏赌一个未来。

他赌对了。

多年以后，定国军节度使，太子少保，忠武公岳飞站在金吾卫面前，依然会想起他遇到康王的那个遥远的晚上。

那时的他还没有官职，捧着孔孟书卷，期待考取功名，还没拿起那柄名扬天下的沥泉枪。

那是相州的晚上，东京传开了北伐的消息，老夫子在课堂上抚掌大笑，连干三杯，出门一脚摔进了池塘里，依然走路带风。

那天晚上，岳飞读的是《出师表》。

「今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当奖率三军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驽钝，攘除奸凶，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……」

不知何时，一个头戴金冠的年轻人在旁边坐下，闭目静听，岳飞也没有在意。

月下书声琅琅，两个人的影子被拉的很长。

康王站在澜沧江畔，身边是被绑成粽子的高明量。

上次平定这里的，是道宗吧，当时孝恭在鄱阳湖大败，很长时间没有下水，道宗还送了几根大象鼻子给他。

都不在了啊。

康王的身影无比孤单。

高明量也很孤单，不但孤单，还有点冷。

上次被抓之后，康王告诉他，不服可以整军再战，随时奉陪。

于是他就整军再战了。

此后一个月内，高明量接连被俘六次，每次被俘，岳飞都会一边回顾诸葛亮一边绑他。

他恨诸葛亮。

（十）

宣和六年，童贯感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。

这一年，童贯退休。

这一年，童贯复出。

这一年，童贯再次退休。

这一年，童贯再次复出。

这一年，辽国灭亡，将门看到了摆脱卑微的希望。

士大夫们不想给将门这个希望。

所以要毁灭童贯，就像当年毁灭狄青一样。

宣和六年，宋廷查禁苏轼诗文，消灭王安石时代最后的影子。

宣和六年，宋军攻燕京不下，金人看到了宋王朝的孱弱和混乱。

宣和六年，金人南下，势如破竹。

宣和七年，完颜宗翰领金军破太原府，完颜宗望领金军破燕山府，宋廷再度起用童贯，已然无力回天。

宣和七年，太原惨败，童贯逃回京师，十五万大军覆灭。

宣和七年，山东叛，河东叛，燕山叛，河北叛；京师地震，河东地震，陕西地震；两河水灾，京西水灾，浙西水灾……

天下大乱。

徽宗独坐了一天一夜之后，召太子进宫。

「桓儿，自今日起，你就是大宋皇帝，为父修道去也。」

此时，金军距东京不足 50 里。

（注：本段完全依照史实）

（十一）

赵桓登上了皇位，金军渡过了黄河。

以靖康为年号，赵桓宣示着他的时代。

罢李纲，罢种师道，东京守军出城迎敌。

名为迎敌，实为送死。

东华门外，太学生汇聚，百姓汇聚，群情激愤，沸反盈天。

「与士大夫共天下，这句话朕说可以，谁要是敢当真了……」

赵桓眼中泛起寒光。

「传令东华门外，领队者死！」

命令传下，东华门外多了一个沉默的身影。

太常博士李若水。

李若水闭上眼睛，把所有的嘈杂都放在脑后，声音清越而慷慨。

大宋养士百五十年，仗节死义，就在今日！

「今日集会，为首者李若水一人而已，李纲何罪之有？太学学士李若水，请死！」

李若水背后，汹涌的百姓逐渐安静，三千八百太学生神色激昂。

声音相继响起。

太学生江承岳，请死！

太学生朱弁，请死！

太学生常会申，请死！

.....

声音数不清。

他们一样的年轻，一样的前程远大，一样的愤怒，一样的慷慨。

一样的热爱这个国家。

（十二）

种师中在城下，体会到了前朝哥舒翰的心情。

康王在奏折中提出，利用国力的绝对差距，在这场东京攻守之中，聚天下之兵，以逸待劳，围剿金军，永久解决草原问题。

可赵桓否决了这份计划，反而令东京守军出城应战，把东京安危交给一个名为郭京的道士。

郭京自称可以撒豆成兵，皇帝信了，所以其他人必须信。

所以种师中就到了城外，任由郭京招募的地痞流氓接手了东京守卫。

出击等于送死，种师中知道，但他必须去死。为了兄长种师道，为了种家还能在东京延续下去。

皇宫之内，蔡京和钦宗对坐。

「陛下真的相信那个郭京？」

「用他拿掉不听话的人而已，李纲种师道树大根深，朕贬他们需要理由，郭京就是这个理由。」

「陛下，那这金军……」

「他们想要钱，朕给他们，他们想要地，朕也给他们，而朕就想要某人的人头，你说他们给不给？」

赵桓展开康王的奏折，正是这封奏折让他彻底动了杀机。

「夫期运虽天所授，功业必因人而成。今河淮之险，不如剑阁；完颜之暴，过于耶律；金人之困，甚于巴蜀；大宋兵力，盛于往时。此平四海，并九州之时也……」

金人南下的危局，在康王眼中却是一统天下的最佳时机，赵桓自认拿不出这份气魄，所以某人就更该死了。

赵桓对康王始终提防，始终警惕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康王真的是一个无比精彩的人。

精彩到他没有信心控制。

真可惜啊，金人来了，

刚好请你去死。

（十三）

和亲近战场的完颜宗弼不同，赵桓只要待在皇宫，战场每天都在向他靠近。

终于，金军已渡黄河。

望着涛涛长河，完颜宗弼也有了霎那间的恍惚。

就这么，打到了宋人国都之下？

按照他和完颜宗翰的商议，这只是一场武装讨薪。

打到宋人把赖账的岁币结清，让他们明白做国要讲诚信。

然后开开心心回家。

本来应该是这样的。

怎么突然就打到东京了？

这就有点难办了啊。

攻城的话，准备不足；退兵的话，以后很难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吧？

完颜宗弼忽然想起，宗干家的小家伙，好像很喜欢宋人的书画啊。

不知道城里有没有会做写字画画的宋人，走之前带一个最好的回去，就当给完颜亮这小家伙的礼物。

东京城楼之上，郭京神色坦然，副将满面愁容。

「将军，这守城如何安排？」

「守城？守什么城？」

副将愣住。

「谁告诉你，陛下是让我来守城的了？」郭京撇了副官一眼。

「陛下让您统辖全城兵马，执掌六丁六甲，搬山填海，飞剑斩头颅……」

「飞剑斩头颅？」郭京乐了。「咱哥俩认识二十年，你不知道我什么底细？」

郭京顿了顿。

「陛下要的，是把不听话的挤出去，打仗？打什么仗？蛮子要钱，给不就好了。那些大人物眼里，曹杨折种诸位大将，比蛮子麻烦多喽。」

「可蛮子不知道啊。」

「陛下知道，种令公知道，这就够了。」

郭京按着副官的脑袋，幽幽道：「熊瞎子两只巴掌，采蜜擦腩各有分工，既然是擦腩那只爪子，就别想着采蜜的活。」

（十四）

战争揭开了京军的真相。

戍守京城的中央禁军，不过是天下最贵的马戏团，只适合年节的排练表演。

捧日军战力之差，逃兵之多，军纪之败坏，已经到了所有人都看不下去的地步。

临敌之时，冲阵者仅一人而已。

未死者仅一人而已。

其余皆逃，其余皆死。

开封告急，天下震动，钦宗急调西军精锐入京。

西北门户大开。

夏州。

女真围宋，西军入京，边州空虚，我党项甲马俱备，此复国进取之时……李仁孝看着亲信的密信，右手举起又放下。

亲信说的没错，三万秦凤军离开之后，复国如探囊取物，扩张如探囊取物。

但那人还在。

李仁孝叹了口气，第一次觉得秋风有些萧索。

京军无能，所幸西军依然是西军。三万秦凤军入场，连挫金军，京师大定。

赵桓多了些议和的底气，重臣们松了一口气，退位的太上皇也开始召见童贯，回顾旧事，言语之间，对皇宫旧景十分怀念。

一时间，京城暗流涌动。

朝内开始诛除国贼，标准心照不宣。

王黼死于贬官途中，死时内卫恰巧路过。

朱勔斩首，梁师赐死，童贯赐死。

当蔡京也被迫病死的时候，太上皇主动回到道观，不见大臣，开始认真修道。

（十五）

是战是和，朝中论战激烈。

「不过是边荒之地几座山而已，他们要，就给他们，金兵断了河北的联系，钱粮积压在当地，这才是朝廷的大事。他们尽快撤兵，朝廷也安心一些。」

龙图阁学士汪伯彥力主和谈，身为泰州知州，相比金人，他更担心宋人。

「真定转运使战死，泰州知州张叔夜散尽家财，募兵勤王，现在就在大殿之下。各地勤王兵马不断赶来，金人深入宋地，难以补给，时间越长越对我大宋有利，学士还要如何安心？」

以宗泽为代表的将门并不认可。

「边荒而已，泰州一年产出，是金人所要地方十年以上，泰州青州这些重镇联系不上，才是真正要着急的事。」

李纲怒视汪伯彦，厉声斥问。「边荒？此地汉为中原，唐为中原，为何到我大宋就不算中原了？」

「今日割城，明日割城，是不是哪天东京也成了边地？」

李唐时冀州还是中原，后晋时中原南退到真定，如今中原已经退到黄河边了。

西域没了，河西没了，关中没了，幽云没了，我们已经从海河退到黄河，下一步是不是要退到长江？再退下去，是不是子孙只能在广州遥拜先皇？」

赵桓看着李纲等人，有不耐也有失望。

初到东京的张叔夜大步走出，面向群臣，一字一顿。

「请诸公，对我大宋多一些信心。陛下，臣张叔夜，求战！」

赵桓声音低如蚊蚋：「都试一试。」

（十六）

完颜宗弼感到无比沉闷。

张叔夜部抵达汴梁之后，秦凤军立即开始行动，一连串的试探之后，张叔夜不断推进。

张叔夜手下士卒，和他遇到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。

这支军队称不上强悍，却拥有惊人的韧性。步步为营，不冒进也不退缩，绝不同金军正面厮杀，却恰到好处地堵死了金军所有的活动路线。

纠缠之下，金军甚至无法实现最擅长的骑兵冲锋。金军无法撤退，无法冲锋，无法配合，甚至无法以命换命，张叔夜军如泥潭，浑浊不堪，难探深浅，一旦陷入，再难脱离。

完颜宗弼并不知道，就在一年之前，张叔夜用同样的方法把宋江逼上了绝路。

完颜宗弼不知道张叔夜推演过多少遍，研究了一辈子以步克骑，张叔夜相信，在他的指挥下。

泰州步卒，雄甲天下。

前后夹击之下，金军愈发焦躁，张叔夜逐渐露出笑容。

谁说步不如骑？

战场北方，烟尘四起，大股骑兵从烟雾中现身，直扑张叔夜部后方——又一路金军抵达战场。

完颜宗望。

完颜宗弼大笑着命令骑军展开，全力阻挡秦凤军。战场形势反转，夹击之下，此战必灭张叔夜！

现在，轮到秦凤军选择了。

救张叔夜，就要用步兵硬接骑兵冲锋，定然死伤惨重。

不救张叔夜，金军合流，秦凤军又能守多久？

天佑大金。

秦凤军帐内，种师中和曹晔剑拔弩张。

「听我的，放弃阵地，出击救援。」种师中红着眼睛，不断给自己打气：「我们能过去，我们能过去。」

「不行！秦凤军绝不能动！」

曹晔坐在地上，语速极快。

「我比你更想去救他们，捧日军死的只剩我一个人了，你以为我不想去死？可有些事你们西北将门不知道，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城里的天武军和神卫军都是废物，比捧日军更废的废物，指望他们守城还不如指望那个郭京！定武军过来最少要三十天，现在能战的只有我们，我们输了，大宋就输了。」

「那你就看着他们去死！」种师中抓着曹晔的衣领大吼。

「他们死得其所！」曹晔把种师中掀翻在地，大吼着泪流满面。

山坡上，康王闭上眼睛，任由秋风呼啸着从掌心穿过。

来不及等待韩世忠的三千人了。

康王提枪。

八百骑一同提枪。

（十七）

五代以来，中原疲弱。朱温丢了西域，石敬瑭献了幽云，接连失去最重要的两大养马地，潭渊之盟葬送了最后万余战马。中原缺马已经由秘密变为常识，军方再没有抗衡骑兵的手段。

没有马，便没有骑兵，便没有玄甲军纵横千万里，高仙芝万骑斩西域更是渺远的传说。

以重步兵为主力的中原军团，面对驰骋如风的草原骑兵，最好也仅能做到不败而已。

咬不住，追不上，防不胜防。

自周世宗柴荣开始，如何对阵骑兵，中原琢磨百年，尝试百年，却始终找不到可行的方案。

种世衡招抚羌人，离间西夏，筑城安边，将烽燧连成一片，配合仆从军打造防线，效果显著，可惜范仲淹被贬之后，朝中再无支持，原本稳固的西北防线终究逃不过人亡政息。

狄青有希望打开缺口，却被来自宋廷内部猜忌打压所阻，郁郁而终。

王安石将战马散养于民间，马数大增，但百姓养出的马只会推磨，战场转圈成为天下笑柄。

西夏战事中，童贯以数倍之兵以多打少，依然胜的勉强。

张叔夜对骑兵彻底不报念想，试图用计谋和战阵弥补速度的绝对差距。

所有人都想弥补缺陷，所有人都无法完全弥补，无论如何调整，缺马都是不争的事实，在北宋政争激烈文强武弱的环境下，所有依靠智谋和机变的手段都注定难以长久。

想要战胜骑兵，终究需要更强的骑兵。

狄青已经指明了路，组建少数精锐骑兵，突击打开缺口，占据养马地，而后天高地阔。可狄青做不到，骑军在敌人手中比在狄青手中更让朝廷放心。

所幸，康王做的到。

康王不在意祖宗之法，更不在意文武之争，强算辈分的话他是所有人的祖宗。徽钦两朝，宦官买来了王爷，画家进入了中枢，文臣失望武臣堕落，唯有弄臣感慨这是个美好的时代。

早在进军安南之时，康王便选取蜀中精英子弟，建立玄甲书院，以蜀中大儒苏符为山长，钻研儒道，融汇百家。

神奥为玄，孟阳为甲，书院以玄甲为名，表究天人通古今之意——康王授意，秦会之出品。

康王自然不会去组织学习伏羲八卦。

唐有百战精骑，其号玄甲。

苏符并没有想到，百家中有一家叫兵家。

（十八）

以童贯为代表的中枢将领认为，只有达到两倍以上兵力，宋军面对草原骑兵才有获胜的可能。

但康王不这么想。

汉时陈汤记录，匈奴五人只当汉军一人；李靖苏定方以少打多，一生不败；王玄策三千兵破两万敌；安西三万唐军，震慑西域无数枭雄。

两军相争，在气，在势，在将，在甲，唯独不在数量，以少破多，自为天下名将。

此战，为中原骑军正名！

三千拐子马，一战皆亡。

完颜宗望眼神炽热，这种冲锋的风格和用兵的方式，都让他想起早年的自己。

面对着辽军挣扎求活的自己。

完颜宗望提刀前指，八千骑徐徐展开。

我来教你冲锋。

康王俯身，扭头对牛皋道：「伯远，随我破阵，刺杀敌酋。」

「殿下，正面怎么刺杀？」

「知道聂政么？」

「心神往之。」

牛皋手持双铜，顷刻间便将四五人撞落马下。完颜宗望策马奔驰，直冲而去，战意磅礴。

双方相距不过百步。完颜宗望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宋军面甲上的花纹。

他的马上，好像还有一个人？

完颜宗望瞬间明白了什么，可惜为时已晚。

康王回身，刹那间弯弓如满月。

残阳如血。

「射雕手……」

完颜宗望抓着穿胸而过的铁箭，强行拗断，继而双目血红。

「铁浮屠，冲锋！」

「两翼展开！」完颜宗弼无愧名将之名，面对张叔夜的纠缠，当机立断放弃秦凤军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和完颜宗望的合流。

他看的很清楚，宋人骑军极少，冲锋声势虽壮，却无法改变双方实力对比，只要铁浮屠成功展开，援军必灭，张叔夜必灭，宋廷野战力量将彻底崩溃。

面对，完颜宗弼惊诧之余，也长舒了一口气。如此精锐却只能单独出击，宋军投送能力已达极限。至于精锐骑军，我大金最不缺的就是精锐骑军。

两支金军合流，两翼拐子马展开，铁浮屠开始着甲，传令兵极速奔驰，金兵阵型快速转换，有如巨人苏醒。

成功汇合张叔夜的康王神色凝重。

张叔夜轻声说：「殿下不该来的。」

康王看着夕阳下的汴梁城。

「这天下没有谁不能死的道理，但也没有谁必须死的道理。」

（十九）

「王爷能来，张叔夜此生无憾矣。决战之时，还望王爷莫要亲冒矢石。」

「冲阵之时射中了一个人，好像叫完颜宗望吧。」康王洗刷马口，顾左右而言他。

「您说谁……那敢情好！」

「王爷，给老臣透个底，您是不是还藏着几千几万骑军。」张叔夜凑到康王耳边，小声询问。

「真没有了。」康王苦笑。

秦凤军阵中，种师中曹晔对望。

「曹晔，不想和我一起交代在这的话，京军的后手是不是该拿出来了？」

曹晔摊开双手。「真没了，愿意陪老子出城的你也看到了，都死了。」

「八十万京城禁军，人呢？」

「吃空饷的一大半，领兵的全是京城世家的酒瓢饭袋们，他们不敢出来，出来也只能给蛮子送军功。」

「你曹家世代领军世代公侯，就没有几百部曲？你家是怎么传到今天的？」

「就是因为我家没有部曲，才能传到今天。」

曹晔苦笑着解释。

「京城将门和你们西北将门不一样，我们想绵延下去，就不能会打仗……先祖后周便官至引进使，太祖黄袍加身时，先祖犹在石守信之上，封中书令、济阳郡王——我们这些后人哪还敢往上走？不过是尽量让子孙平庸些，守着这份富贵罢了。」

「天子念旧，使我曹家世代为将，我曹家自然要投桃报李，兵法是万万不能学的，京军众将，要会喝酒，要会作诗，要能上青楼，偏偏不能会领军，否则就是狄青的下场。」

曹晔望向天空，嗓音低沉。

「龟缩一世，难复先祖万一，我曹家已一退再退，我将门已一退再退……孩儿不孝，始终不曾往岐沟关敬酒，今日便以血代酒。」

（二十）

秦凤军前排竖起重盾，选取悍卒身着步人甲，长刀结阵，几道绊马索已经拉好；秦凤军剩余骑军在曹晔带领下拉开距离，张叔夜部则以箭雨呼应。

康王把十六支铁翎箭插入箭囊，骑士们沉默着在他身后汇聚。

完颜宗望背后，五千铁浮屠沉默并列，铁甲反射日光，夕阳下光芒万丈。

双方同时开始冲锋。

靖康元年，宋金双方向天下宣示了何为重骑，康王四次往返冲锋，三千拐子马死尽。铁浮屠面对宋军步卒，同样是惨烈屠杀。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中，张叔夜证明了步卒的价值。

两千步人甲密集列阵，配合长刀重盾，面对金军冲锋，损失惨重却始终不倒，死死钉在阵中，直到秦凤军主力完成合围。

铁浮屠以下，人马当之即碎。

那是踏白军第一次向天地间放声。

但即使张叔夜也承认，战争的胜负手，是一个没有出现在战场的人。

青怡结鬼章。

那是战争最惨烈的阶段，曹晔部轻骑同拐子马数次对撞，所剩不足百人，两千踏白军于箭雨下面对接近万骑的连续冲锋。几乎每一处战场上，金人都有着绝对的数量优势。

直到西北方烟尘四起。

突然出现的骑兵猛扑金军侧翼。这群人披发跣足，装备杂乱，悍勇难当，举着木叉的汉子，却能将装备重甲的铁浮屠挑落马下。

完颜宗翰愣住。

吐蕃人？

回望这群人掀起的烟尘，完颜宗弼准备速战速决。只要五千铁浮屠踏碎敌阵，胜利依然属于他。

如果只有这些吐蕃人的话。

可天命终于偏向宋人一次了。

吐蕃人身后，数不清的骑兵整装备甲，蓄势待发。

一骑冲至康王身侧，骑将掀开面甲，露出面容。

李仁孝。

「尼雅部，桑卧部，角厮罗部，奉命前来！」

「夏州精锐都在这里了，殿下。」

李仁孝目光清澈。

「青怡结鬼章赌你赢，我赌你赢，陇右三十三州，都赌你赢。」

两人身后，吐蕃上师且歌且舞，骑士振臂，数十只金雕振翅而起，直扑云霄中的海东青。

铁浮屠面前，两千重骑接手战场，同样的人马俱甲，同样的钩索绞联。

西夏铁鹞子，李元昊以此开国。

残阳如血，天地赤红。

（二十一）

汴梁一战，完颜宗弼以葬送五千铁浮屠的惨烈代价争取到撤出战场的时机，李仁孝拢兵追击，这次，再没有人能阻止他打进析津府了。

康王府内，觥筹交错。

「种公和沙州还有联系吗？」

「王爷是指？」

「归义军！」康王眼神明亮。「守汴梁必守河洛，守河洛必守关中，守关中河西为必占之地，西域之地，归义军孤守百年，存一日异族便阻一日，归义军不可不复。」

「复西域，马政自解。」

.....

康王说了很多理由，唯独藏着最重要的一个。

归义军为唐守土五十年，我便保你张家百年富贵平安。

张家必须有人活着，哪怕是废物，也会做二十年的西域都护。

至于甘州回鹘，待到北疆事了，本王亲赴西北，以回鹘覆灭，祭张议潮。

酒至半酣，大学士汪博彦悄然离去，集英殿内，钦宗已等候多时。

「他需要什么？」

「天策上将，陕东道大行台。」

「我朝绝无此官！」

「康王说……他在，就可以有。」

汪博彦小心翼翼地劝诫。

「官家，臣以为康王如此行事，朝中便可以放心了。」

「放个屁心，当朕没读过史书不成！」

「康王所求不过是一个名分。朝廷给与不给，安南大理都在康王手中，大宋四百军州，康王分毫不取，老臣以为……康王，很有诚意。」

「他要长安！」赵桓面色铁青。

「长安还在女真手里，官家。老臣斗胆劝一句，汴梁一战，若是康王不来……」

……

康王随手捻起一只酒杯，一饮而尽之后，便是杯子碎裂的清脆声响。

「看来没有刀斧手啊，吓死我了。」康王醉态显露，语调慵懒，目光却清澈无比。

康王起身离开，临行之前，转身微笑。

赵桓屏退左右，亲自磨墨，写信给一个人。

陈桥门外，康王悠然仰卧。

丙申，风清气朗。

宜放马，宜远行。

（二十二）

小朝会一场密谈，当夜吐蕃骑兵回返，康王亦挂甲西行，以保党项不生二心。一时之间，朝臣齐奏官家英明神武，信手之间，连退两敌，汴梁之患解矣。

康王西行途中，金军拦路，天下皆惊。

数日之后，金军回转，再逼汴梁。

朝廷开始推选倒霉蛋负责议和，张邦昌众望所归地倒了大霉。看过朝中提出的谈判条件后，他觉得朝廷不想议和，想让金人剁了他。

敦煌城外，一骑悄然下马。

苏符笑着迎接，言语热络，骑士摘下斗笠，露出清丽的女子面容。

双方谁也没提此行目的。

一脉赵氏宗亲的隐秘押注，庆历朝堂的陈年旧案，散而不倒的临川王氏，隐忍多年的元丰党人……无数人注视着此次西行，但前来者不该是她。

事到临头，家族子弟尽皆退避，包括她的丈夫。

但她愿意来，因为她父亲是李格非，因为她师伯是黄庭坚，因为她师祖是苏轼。

李清照踏入城关，极目远眺。

城楼上，康王望着云开雾聚，长枪斜靠，手握一卷兵书，安静等待。

西北关城，风沙弥漫，做不来剑斩桃花的中原雅事，更没有醉卧酒沽的江南闲愁，唯有一人一卷一枪一马一天一地。

天命风流。

东京城里，向来疼爱晚辈的汪博彦大学士黑着脸动了家法，不许任何人求情。

寿宴之上，侄子送来了唐太宗的真迹，据说是意外流出的王府密藏，曾是康王书房之物。

得意的汪博彦邀诸位同僚共赏。

只看了一眼，李纲的茶壶就掉在了地上；李若水表情抽搐，大声赞美；张邦昌脸憋成猪肝色；秦会之说到一半的祝酒词戛然而止，腹部起伏剧烈。

汪博彦看向字帖。

「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……」

（二十三）

按照惯例，秦会之早该是从七品的太常博士，可他始终是正九品的学正，秦会之明白，正是恩师暗中压下了他的升迁。对这个关门弟子，汪博彦期望极大，汪博彦始终认为，秦会之会继承他的衣钵，成为未来的主和派领袖，执掌朝堂。

秦会之本来也是这么认为的，直到遇到康王。

老师给他铺好了一条通天大道，他明白。

可他更明白，走上这条路，就再也别想看到封狼居胥的一天。

无论未来还是眼前，秦会之都很苦闷。

眼前更苦闷一些。

眼前坐着一个驴脸绿豆眼的家伙，长相猥琐，表情齷齪，一边大谈对时政的所谓看法，一边对着侍女猛瞧。

此人名为毕入舟，也曾与秦会之一处求学，后来秦会之考入太学，毕入舟不出意料地落榜，便做些偷鸡摸狗地勾当，听闻秦会之已经是太学学正，便以拜访之名跑来蹭吃蹭喝。

两人关系说不上如何紧密，但耐不住毕入舟死缠烂打，秦会之只好本着同窗之谊，略作接待。

同学相见，毕入舟先声夺人：「我没带钱」。

汴梁百物皆贵。太学俸禄不多，房租却一涨再涨，秦会之从内城搬到外城，从外城搬到城外，依然生活拮据。直到康王帮他搬到王府附近，这才攒下些钱。

结果此人一来，积蓄全空。

见到王府之中的莺莺燕燕，言语污秽，多有不堪，见了花厅摆件，还想偷走。连吃带拿，满嘴喷粪，直让人想把他扔出去。

毕入舟一边吃秦会之付账的上好羊肉，一边批评大宋经济。

汴梁羊肉涨价，西夏羊肉一文钱一斤，大宋要完；女真骑兵无敌，大宋要完；什么你说康王赢了？那一定是女真诱敌深入，总之大宋要完。

秦会之告诉他：西夏也没有一文钱一斤的羊肉，此人嘲讽秦会之没有见识，说虽然他也没去过女真但女真一定有；秦会之给出户部和皇城司的档案，他说户部骗人，大谈太祖太宗全是混蛋，石敬瑭才是正统。

秦会之面色僵硬，王府侍卫青筋暴露，若非顾及秦会之的面子，毕入舟的门牙和牙床已经产生了一条街以上的距离。

恰逢太学生朱弁来访，秦会之拉来陪坐，毕入舟又开始喋喋不休。

听了一会，朱弁笑了。

「这有何难？」

说罢抄起酒壶，扣在了毕入舟的脸上。

毕入舟捂脸惨叫。

朱弁大笑。「子曰：遇不要脸，干丫养的」。

秦会之扶额，「夫子没说过。」

朱弁拍着秦会之的肩膀，语重心长。

「就不能是朱夫子？东坡先生做得，你我如何做不得？东华门外，请死喊得激昂慷慨，遇到一个废物反倒优柔寡断，你挂念旧情，这一路吃喝嫖赌给他擦了多少屁股，名声受损还落得荷包空空，他念过你一句好处？

当断则断，还等什么啊秦学正，诸位军爷过来一下，学正大人有令，关门，喂毕公子吃狗。」

忍了很久的侍卫立即出现，表情酣畅淋漓，为首汉子笑的憨厚：「贵客前来不能怠慢，王爷征安南时还带回几只狮子，小的一起牵过来？」

毕入舟脸色由青转白，连说不用，手脚并用，屁滚尿流地向着门口逃去。

朱弁耸肩。

「子曰：以德报德，以直报怨，这句真是夫子说的。」

秦会之扶额苦笑，很快转为微笑，直至畅快大笑，笑出眼泪，笑得蹲在了地上。

许久之后，秦会之起身，整理仪容，对朱弁恭敬一礼。

「朱兄教诲，秦某感激不尽。」

语毕，秦会之大步走出，神采飞扬。

「此去汪府，秦某想和老师论些道理。」

（二十四）

城楼之上，汉子捧着大饼，悠哉悠哉。

他是随康王西征的宋军一员，战斗中肩膀中箭，便留在城内养伤。

随意向城外看了一眼，汉子眯起眼睛，面色凝重。

三十里外，烟尘四起，以烟尘大小判断，人数不少于六千。

回纥人！

宋军攻下敦煌之后，在康王统率下继续向西突进，绞杀回纥主力，并未留军守城。回纥化整为零四处偷袭，眼前所见，应当是被打散的回纥残兵一类。

不少百姓同样见到了烟尘，一个个锁紧家门，面色木然地四处躲藏。沙州乃四战之地，城头变换为常有之事，回纥也好党项

也罢，烧杀抢掠从不缺席。

归义军覆灭九十年矣。

汉子沉默片刻，反身走向马厩，从草垛摸出酒囊，小心翼翼喝了一口，想了想，觉得不用节省了，便一股脑都咽下去，酒有些辣，汉子找来一袋干豆子，自己抓了两把，余下都倒进马槽。

马是老马，兵是伤兵，难兄难弟谁也不嫌弃谁。大敌当前，哥俩都吃点好的。

打了半辈子窝囊仗，唯独跟着王爷冲进兴庆府的时候，那叫一个痛快。

那副字卖了八百贯，十辈子都值了，家里孩子争气，被王爷送到苏先生门下，想到臭小子也会吟诗，日子就有了奔头。

汉子喝完了酒，牵马走出城外，反身关上大门。

敦煌城外，黄沙漫卷。

有人一骑当关。

（二十五）

西军破敦煌，入晋昌，鸣沙山一战大获全胜。而汴梁同样反应极快，沙州尚未稳定，朝廷便火速任命陈渊为沙州转运使，即日走马上任。

康王西进以来，后勤辎重，抚境安民，皆出苏符之手。陈渊出身濂溪一脉，声望极高，陈渊与苏门的不对付，同样天下皆知。

本该与西军划清界限的陈渊，赴任之后，却主动宴请康王。

酒楼之上，宾主尽欢。

待到酒酣耳热，陈渊举杯，康王一饮而尽。

陈渊放下酒杯，轻声道：「王爷，酒里有毒。」

满座哗然。

陈渊取出一根银针，插入杯中，瞬间由银转黑。卫兵当场红了眼睛，却被康王拦住。

康王看向陈渊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有人押注王爷，有人心向官家。而陈某，只求一个天下太平。」

苏符怒极反笑。

「戕害皇室，罔顾忠良，这就是你要的天下太平？」

陈渊面露悲哀：「先生可知，元丰以来，逃禅的有多少？乌台诗案，新旧党争，元佑元丰多少冤案，中原文脉残破难数。」

「王爷平安南定大理，开疆何止千里，可王爷毕竟不是官家，王爷做的越好，将来乱的也就越大，党争之祸，陈某感同身受，兵甲之乱，陈某不敢想象。」

「王爷还在，宋金战事便不会停，战事一起，天下哪还容得下一张书桌？陈某不懂兵事，但明白一个道理——顾吾国之大患，莫过于武人之争雄，周如此汉如此晋如此唐如此五代依旧如此，既然我大宋断绝此事，陈某就不想让它续上。」

陈渊抬起头，目光清澈而坦然。

「无悔，有愧。」

康王拔剑起身。

「书生说什么，我不在乎；百姓做什么，我很在乎。」

「司空图写过一首诗，你也听听，一自萧关起战尘，河湟隔断异乡春。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你要太平，边疆的百姓要不要太平？西夏擒生军，契丹打草谷，那些死在农田死在边境死在异族铁蹄下的百姓就不是人了！」

康王拔剑抵住陈渊脖颈，一字一顿，面色狰狞。

「你陈家不过仕途不顺十数年，陇右五十三万户，任人宰割，已经一百五十年了！」

陈渊呕出鲜血，脸上却露出微笑。

「陈某嘴馋，毒酒自己喝了，王爷杯中，只是糖霜而已。」

他来西域，本为掣肘西军，陈渊只是读书人，胸中一腔热血，财货一窍不通，选他做转运使，是汴梁堂堂正正的阳谋。

以陈渊之刚烈，物资调度绝不被他人控制；以陈渊之能力，后勤供应定然一塌糊涂。后勤崩溃，西军还能打什么仗？

汴梁算定了陈渊不会投身康王，文脉所在，陈渊改换门庭，家族便是数百人的人头滚滚。

可汴梁终究小看了书生意气。濂溪一脉固执死板，一旦认定绝不更改，对外人如此，对自己也是如此。

陷入死局，那就以死破局。

遇乱臣贼子，自当舍命诛贼，遇英杰明主，当如何？

陈渊脸色愈加苍白，眼神却越来越亮。

「随行之人，鱼龙混杂，事出不严，恐有泄密，唯有以此试探，贻笑诸公。」

已经看不清的陈渊，用最后的力气抓紧康王衣袖。

「恳请王爷，为万千黎庶争一争。」

（二十六）

康王推窗，俯瞰窗外万家灯火。

毒酒而已，怎么可能伤他第二次。

陈渊不会知道，西行路上，他遭遇了三波刺客。

刺客出自皇城司。

陈渊悠悠醒转，只觉头痛欲裂。

口舌酸涩，下意识地吞咽之后，喉间仍有些温热的物质。

陈渊艰难地睁开眼睛。

康王坐在床前，目光诚挚，言语温和。

「砒霜而已，催吐便好，先生刚刚已经吐过一次，但以防万一，最好再来一次。」

「事急从权，只能就地取材，还望先生不要介意」。

「伯远，喂先生服药。」

牛皋抄起一勺大粪，笑容狂热地有点微妙。

（二十七）

女真来使，使者为辽国旧臣。宋廷以密信劝其反金，共复辽国，不料消息败露，转瞬之间，金军再至。

朝会之上，依然战和不定。待到朝会结束，种师道慢慢地向后走，日暮的阳光打在身上，照出干枯蹒跚的背影。

种府。

「要打大仗了，传信给天威军，让师中回京。」

老令公顿了顿，沉默了好一会才继续开口。

「传信给敦煌，让那一位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回京。」

既然止不住火，那就让火烧大一些，把朽败的东西都烧干净，留给后人一个清清白白的世界。种家忠义百年，哪怕赵氏不领情，也要替赵氏留下种子。

是太祖最好，如果成了太宗，种家也认。

「都安排好了。」管家轻声禀报。

老人微微点头。

靖康元年，种师道闭目于东京的风雨中。

（二十八）

金军再至。

女真人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时机。李纲被放逐，种师道离世，由种师中构建的北方防线被朝廷以经费不足为由裁撤。西军残破，康王的定武军被回鹘人死死钉在西域，纵使整军回师，也定然趋之不及。

赵桓遣散了几乎所有老臣，放逐了几乎所有主战派。汴梁城中，已无可可用之将，只有一个郭京——所虑不过如何降，几时降而已。

金军推进的速度超过所有人的想象。

兵临城下，金军要求议和。

赵桓信了，摆出文武百官的盛大阵营，前往金营，而后被不出意料地扣押。

城破，财伤，人离散，金人翻倍得到了他们想要地一切。山河破碎，这次，不会再有一支奇兵力挽狂澜了。

原济南府知府刘豫判宋自立，号伪齐，尽掘北宋八代帝王陵。金人于汴梁立张邦昌为帝，号伪楚，掳掠之后，扬长而去。

敦煌城。

陈渊从没见过那么冷静的康王，也从没见过那么愤怒的康王。

「王爷安心北去，留给我三百人就好」 「韩世忠红着眼睛，」末将立誓，以命保沙洲不失。」

「末将求战。」李仁孝下拜。

岳飞下拜，牛皋下拜，满营官将齐齐下拜。

「良臣你去京畿，种家的天威军会配合你，鹏举带两千骑去江南，给你两个月，最少拉起万人。剩下的兵马留在沙洲，弹压不臣，帝都必须收回，但西域同样不能沦丧敌手，宝应年的错误，不能犯第二次。」

康王转向李仁孝。

「通知青塘各部，整军，准备北上，幽州由你主攻，我答应过的。」

是夜，康王百骑出城，方向直指东京。

伪齐令曹烨领禁军迎击康王。

翌日，康王入凉州，凉州再起宋旗。

（二十九）

狭路相逢。

康王身侧不过百骑。

曹烨下令放箭，而后闭上眼睛。

弓手四顾，骑士沉默，军官低头不语，唯独没有人拉开弓弦。

康王转身下马，张开双臂，让每个人看清他的脸。

「将士们，是我。」

「如果你们，想对你们的王爷放箭的话，那就来吧。」

声音回荡。

开始有人收弓，很快传导到所有人。

前来围剿的士兵，在相遇的一瞬，再度成为等待检阅的军队。

曹烨仿佛一瞬间失去了全身的力气，他恍惚下马，走向康王，康王笑着看着他。

曹烨释然下拜，捧剑举过头顶。

康王接剑，迎光高高举起。

「此去东京。」

身后，是山呼海啸的万岁声。

（全文完）

□ 路上不吃牛肉面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